

第一个案件

——記一个优秀的苏维埃审判员

沙拉吉諾夫著

法律出版社

第 一 个 案 件

——記一个优秀的苏维埃审判員——

B·沙拉吉諾夫 著

王之相 合譯
赵涵輿

法 律 出 版 社

1960年·北京

В. ШАЛАГИНОВ

СУДЬЯ

ОЧЕРК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юрид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7

本書根据苏联国家法律書籍出版局莫斯科1957年增訂版譯出

第一个案件

——記一个优秀的苏维埃审判员——

〔苏〕В·沙拉吉諾夫 著

王之相 合譯
赵涵興

法律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城区十二条老君堂9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66号

新华書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書店經售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787 \times 1092 \frac{1}{32}$ 8 $\frac{5}{16}$ 印張 • 170,000字

1960年1月第1版

1960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7,000 定价：(7)0.75元

統一書号：6004 • 318

目 录

序 言.....	1
一个案件.....	3
学 校.....	18
一袋銀币.....	29
机車的图案.....	37
是不是敌人?	52
什么叫做猜测思想.....	64
两个律师.....	70
几篇日記.....	75
替人受过.....	86
同志式的信.....	94
在严酷的岁月里.....	105
补充偵查.....	112
沒有死的法律.....	135
真正的审判員.....	151
关于小孩的訴訟.....	169
特別意見.....	175
坐在書桌旁边.....	185
很难下的判決.....	198
拔掉老根子.....	213
“輸了的案件”	234
攻守同盟.....	244
消除旧日的陋习和汚毒.....	256

序 言

我同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維奇·叶利扎立耶夫是1938年在莫斯科相識的。这是在俄罗斯苏維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法院刑事审判庭的一次开庭的时候。他报告了一个案件。他講話很通暢流利，声音柔和而嘹亮，把案件細節叙述得簡單、确切，这一切都很博得人們对他的好感。有人告訴我說，叶利扎立耶夫——是西伯利亚人，是新西伯利亚省法院的审判員……同乡亲相見永远是愉快的，而同一个一見如故的乡亲相見，更是愉快的。我們的友誼就这样开始了。

我們是在不同的时期回到西伯利亚的。我在十月里起程回去。在車窗的外边，閃动着暗淡的、郁悶的秋天景象。一望无际的漫延在枯萎荒草中的巴拉巴草原、小树林、在某些地方豎立着的围护栅栏，全都是萎縮的、蕭索的。下过了雨，覺得寒冷。这样在火車到了一站时就不宜于下車散步，因此我常是在閱讀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維奇留贈給我的麦利尼科夫·別切爾斯基写的小册子。在这本書的頁边上有許多用綠色鉛筆作成的評語标记。这些評語标记都是关于作者的文艺风格、文內主角的性格、旧日制度的社会政治面貌的。記得，曾在一处着重划出了叙述沙皇法院的那一篇里的一段：“法院不是讓人們欢喜的……

就讓你象玻璃那樣純潔，象太陽那樣光明，可是一腳踏入法院的門，一手就得掏掏腰包：法官的食囊就象鴨子的胃口一樣——既不擇食，也不知道飽。”

使用綠色鉛筆的人是善于讀書的。但是，這些評語標記是誰寫的呢？我了解這位新朋友還很不夠。麥利尼利夫·別切爾斯基的小冊子已經是相當破爛了：許多人看過這本書。但是不知道因為什麼，我認為作綠色評語標記的就是他。也正如後來所了解的，我的想法並沒有錯。

我們第一次見面以後，過了十年，在1948年1月我聽了尼古拉·亞歷山大羅維奇的報告：“我在法院的工作”。報告是結合國內已經開始的人民法院選舉運動舉行的。葉利扎立耶夫關係到自己的那些敘述是非常謙虛的，但是這只加強了這些敘述的重要意義。在我的面前好像是特別突出地出現了一個蘇維埃審判員——為全部的多种多样社會利益所激發的普通蘇維埃人的形象。

那時我就決定了寫出關於他的這些特寫。

當我寫這本書的時候，葉利扎立耶夫的法院生活，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到1951年2月他在法院工作已滿30年了。

這個長時期的經過，開始的幾頁應該是怎樣的呢？

在1921年的時候，16歲的葉利扎立耶夫用肩膀背起厚重的皮口袋，在家乡城市中，初次擔任了對他來說乃是新的法院通訊員的工作，蘇維埃俄國年青的司法工作，已經為從工農中間爭取新的司法幹部而奮鬥了。

第一个案件

叶利扎立耶夫是在1928年审理了第一个案件。他在法院7年的过程中——最初担任通訊員的职务，然后担任書記員的职务，他看到了几百起案件，似乎很熟悉案件是怎样进行的。但是现在当他遇到他亲自主持的第一个案件，他完全没有想到会引起这样多的风波。

他靠近自己的小小办公室的窗戶站立着。在窗外是一条鹅卵石鋪成的街道。刚刚下过雨后的街道是湿润的，在早晨的太阳下面放出光彩。

向法院的房舍奔来一辆輕便的小馬車，从車上跳下来工厂主拉扎廖夫，他是一个胖子，穿着沙土色的軍服式上衣和短馬褲。他迈步跨过了小水洼，用馬鞭子敲打着皮靴筒向法院走来了。他的坚定脚步，最初是在街道的木質人行便道上，然后在法院門外的走廊上，发出了响声。

在法院的法庭里已經有不少人了。可以放下来的活动座位几乎不断地发出响声。叶利扎立耶夫忽然想起了他的关于案件的記事单，他开始翻动文件进行寻找。他是很不安地、迫不及待地寻找着，尽管他也知道，記事单是在这里，并不会丢失。他想起了一个金科玉律的守則：“要作成……审理案件詳細情节的計劃。而且要知道，这比初次航行的指南針还要重要！……”但是这个計劃到底是失落

到哪里去了呢？

有敲門的聲音。

“書記員來了，”叶利扎立耶夫想道。

“請進來！”

但是，在門外出現了一個多鬍鬚的面孔。把戴着綴有飄帶的絨毛蓬鬆的羊皮帽子，拉得很低，兩只敏銳的同年齡不相稱的活潑眼光，從帽沿下面向前看着。

“我可以進來嗎？”來的人探問地說了，並且毫不遲疑地側身擠進門來。

“請進來，請進來……”

老爺爺坐下了。他穩重地摘下了帽子，把它放在膝蓋上……然後把長鬍鬚握成一把，用手向下面輕輕地整理一下，立刻就放下來了。

“沒有什麼關係，咱們等一等再談，”他很謙和地說。他看到叶利扎立耶夫正在忙着翻看文件，又說：“親愛的，你不要着急。”

但是才過了兩三分鐘，他把帽子從這個膝蓋放到另一個膝蓋上，又溫和恭敬地提醒說：

“你不要忘記了，小伙子，聽見了嗎？這個……人民審判員一來到這裡，你就向他報告。你說，他叫伊萬·密羅什尼科夫。是順着河道乘木筏來到這裡的。你說，他是水上浮標看守人。你也要說，炎熱季節，正在水上漂運木材。”

“馬上就來，馬上就來，”審判員低頭看着文件，無意識地回答說。

水上浮標看守人沉默了一下，皺皺眉頭，又把毛茸茸

的帽子換一換地方。

“我不是來找你的，我的好人兒，我是來見審判員的。”

葉利扎立耶夫現在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他仰起帶笑的脸，高興地說道：

“要見審判員嗎？那末好吧，老爺爺。的確，現在不是接見的時候，但是你既然是順河道乘木筏來的，我現在就聽你談談。”

老头兒忽然生氣了：

“小伙子，我需要你這樣人做什麼？我再說一遍，我要見審判員！”他站起來了，似乎已經認定審判員不在這里，帶着怒氣地把自己的帽子扣在頭上。“你說吧，我什麼時候再來呢？”

“不要這樣。我是葉利扎立耶夫，是審判員。老爺爺，你有什麼話，說吧。”

老头兒，象是知道這個姓名。他用力地眨一眨眼睛，然後惶恐不安地說道：

“呸，如果你是葉利扎立耶夫……那末我就好辦了。那就是真的——是審判員。俗語說得好，有志不在年高。我同意……”

但是密羅什尼科夫的兩只眼睛沒有證明這種同意。他仍然帶着純朴的驚奇和懷疑的神色注視着站在桌子那邊、穿着俄式斜領衬衣的青年人。這種神色一直到他的意見得到支持，興奮和感激地向葉利扎立耶夫告別以後，還沒有完全消失掉。

……審判員們經過安靜下來的、眾目睽睽的大廳走向

审判員的席位。叶利扎立耶夫稍稍超过陪審員們，在前面走着。他的面色是冷靜的、十分庄重的，他沒有注意大家，只是看到自己面前鋪在审判員桌案上的很短的紅色斜紋桌布。但是当他坐到审判长席位的时候，馬上看見了坐在右边穿着各色各式衣服的群众中的、已經相識的水上浮标看守人的大鬍鬚。

“反正是已經說過了，他忙着要回去。除了決定實行調查，沒有別的办法。”他想。

但是老爷爷的審慎態度，沒有使他惊奇。对于所担任的庄严职务來說，的确他被人看起来是显得太年輕了。一定会有許多人認為，他是一个年輕、簡單和不懂世故的人。

放在审判員桌上的案卷，不是很复杂的。

1928年初，由于欠繳稅款把人造鞋底工厂厂主耐普曼拉扎廖夫的财产查封了。应当指出，拉扎廖夫不顧自己的工厂业务，把許多精力和時間都消耗在打猎上了。打猎是他的嗜好。他是以射击手-解說員著名的，曾經設計包围过熊窩。他喜欢带着寬边的高筒帽子左手拿枪作飞跑的姿势照成象片。他的住宅充滿了打猎的战利品、鳥兽标本和主要是各种式样、牌号、口径的枪枝：古老的火繩枪和独弹步枪、現代的“盖克”枪、“毛瑟式”步枪、“扎烏尔”枪、自动連发枪、大口径猎枪、奇形怪状的枪。在比利时列日制造厂訂貨特制的一枝猎枪是全套枪枝中的珍品。列日厂的猎枪还帶有几对备用的枪筒。

自从拉扎廖夫所有被扣押的物品——精制玻璃器皿、銀制茶具和餐具、地毯、毛皮、成捆毛織品，以及全部

的成套武器从原处取下并运走以后，这家主人就决定采取最后的手段以图挽救。人民法院收到許多用第三者名义請求返還物品的申請書，有的請求發還銀茶炊，有的請求發還地毯，還有的請求發還在扣押時所提取的別的東西。申請書都是拉扎廖夫手下的人們寫的，都用請求確認“所有權”作為他們訴訟的理由：他們說，東西是我的，放到廠主那里是偶然的原因。

這一次，人民法院是審理關於列日廠牌號獵槍的糾紛。

原告人是一個老年人，帶着一副過於寬大的硬袖頭，他的講話是很簡單的。他請求把列日廠牌號的獵槍從查封財產目錄中撤銷，似乎這枝槍是兩年以前他從廠主拉扎廖夫手中購買的。

審判員問道：

“你要說明，你的槍枝怎樣會到了舊物主那里呢？”

帶硬袖頭的人很理解地微笑了，並且立刻就堅定地、明確地說道：

“這是因為，我在一個槍筒中發現了一處嚴重的毛病。因此我就想到，公民拉扎廖夫是一個有名的優秀的槍枝行家，而且是這一枝槍的舊主人，他可能給我出一個好主意。那時……”請求人口吃了一下說道，“……哼……我敢說大約在這個命定事件發生的兩三天以前，我就把這個貴重東西交給他了。”

“不錯，這是很可能的，”叶利扎立耶夫想道，但是，他看了一下被告人拉扎廖夫，看到他用手指焦急地敲打膝蓋以後，就不由自主地警惕起來了：拉扎廖夫發慌了，為

什么呢？

一星期以前，叶利扎立耶夫还是新西伯利亚州法院的書記員。那时，也象現在一样，他坐在这一张长大的审判員桌案里边。他只不过从一张座椅上换坐到另一张座椅上罢了：从前是坐在审判員的右边，现在是坐在中間。但是这怎样能变更他的作用呢？时常有这样想法：“你要能和陪审員們共同解决案件那就行了。沒有別人，只是你和他們。”

“有一个矛盾地方我請你說明一下，”叶利扎立耶夫停頓一下，又用語声加重每一字音地繼續說道，“为什么你不仅把发现毛病的枪筒而且也把沒毛病的枪筒都交給了旧主人呢？为什么把需要修理的那些枪筒和不需要修理的那些枪筒都交給了他呢？”

原告人对于这一問題显出是沒有准备的样子。他把两只脚移动一下，带着詢問的神气稍微向厂主看了一眼。这就暴露了显然的胡說八道。

厂主的手指不再敲打膝盖了。

这时叶利扎立耶夫繼續提出問題：

“說是在枪筒里有了毛病。那末究竟是什么毛病？拉扎廖夫消除了这个毛病了嗎？”

“請原諒，这是一种粗活：毛病仍然未动。我到他那裏只是为了征求意见。”

“这样說来，你現在也可以向法庭指出这个毛病嗎？”

“对不起，我現在看不到枪。”

“那好办，这是輕而易举的事。我叫人把枪拿来。”

“我恐怕……哼……我不能指出……我的記憶力很

坏。”

“啊，原来如此！”叶利扎立耶夫想道。同时他向大厅看了一下，看见满脸鬍鬚的密罗什尼科夫露出白牙齿的微笑。这个老头儿坐在第二排座位上，把手掌攏在一只耳朵上，以满意的神情点点头。

情景是清清楚楚的了。

叶利扎立耶夫从前在法庭上也遇到过一些狡猾人、生意人和厂主們。听取过关于违反国家統一价格、不繳稅款、在私营企业里不遵守劳动制度的几十起案件……但是在一切場合，在审判員面前总是有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的。

可是現在呢？

关于列日牌猎枪的“糾紛”，原告人乃是厂主的代理人，是他的工具，是他的工厂的会說話的傀儡，在實質上，这就是厂主自己。而这样一來，双方訴訟当事人在实际上就是一方，他們本来就不想爭論。帶硬袖头的人，是書面上的原告人，他請求滿足訴訟要求，穿着沙土色軍服式上衣的人拉扎廖夫，扮演被告人角色也是具有同样意图，他是想要通过冒名頂替的申請人，無論如何也要把国家已經查封的东西再弄回来。

……輪到被告人說話了。拉扎廖夫經過長時間的沉默开始冷淡地和漠然地說道：

“我相信，法院……更确切地說：我相信，审判員們会把爭論的‘列日’牌猎枪交还可尊敬的莫杰斯特·彼得罗維奇。我准备宣誓証明，这枝猎枪确实是他从我手中購買的，成交的日期是1926年3月15日，可惜的是，原告人对于詳情細節記憶很差……审判員同志們，您很有洞察力

地，我甚至要說，很明智地指出了莫杰斯特·彼得羅維奇辯解中的一些矛盾。但是這些矛盾都是似是而非的，都是海市蜃樓。而且所有的混亂不清，據我想來，都是由於可尊敬的原告人記憶模糊——莫杰斯特·彼得羅維奇，請原諒我，也是由於1914年原告人受到嚴重的炮彈震傷……審判長同志，請寬恕我，我這樣詳細敘述不使您感到厭煩嗎？不是嗎？謝謝您……在這裡發生一個問題，完整無缺的槍筒怎麼會在我家裡出現了呢？我敢使您相信，這種事情的发生是很簡單的。”

說話的人又作了意味深長的停頓。

“問題是在於所有的槍筒現在都是完整的。它們從前也是完整的。我同時收到了兩對槍筒。莫杰斯特·彼得羅維奇給我拿來這些槍筒，記得是在復活節以前。順便說一下，他是在帶有醉意的情況下拿來了槍筒並請求把鏽去掉。現在您，莫杰斯特·彼得羅維奇，似乎可以想起這個細節來，”拉扎廖夫鄭重地轉過身來面向帶硬袖頭的人。

“審判員同志們，是不是需要莫杰斯特·彼得羅維奇證明一下呢？原告人自己帶來的和由您用通知傳喚到庭的証人們，現在都坐在大廳里，請您訊問他們。我相信，公民……一定會記得……公民巴洛洪齊克會證明，他曾經同我一起擦過這種鐵鏽，而公民……會證明……”

“我怎麼搞的！”在叶利扎立耶夫的腦海中忽然閃動了一下，同時又感覺到心在砰砰地跳動，“事先我沒有讓証人們離開大廳！”

被告人繼續說道：

“我預料到，審判員們會把我叫做奇怪的被告人——

过于順从的。我不隱諱，是这样的。但是如果容許我的話，我要說明原因。莫杰斯特·彼得羅維奇的錢款是劳动所得的錢款，他——是英国經營的‘連那金矿’租借区的旧職員。我把东西卖給他，我覺得很抱歉……”

“現在对于証人們怎么办呢？”年輕的审判員这时很不自然地翻弄着案卷，繼續地去想。

很显然的，証人都是冒充的。他們現在所要說的就是这个“鞋底”商人在这个大厅里教会了他們的那一套話。这还能亂問他們嗎？反正是已經违反法律了：他們在审理的全部过程中，都是坐在这里的。

叶利扎立耶夫向坐在右边的一个陪審員商量一下，随后又向左边的另一个陪審員商量一下，忽然宣布說：

“本案延期审理。”

这簡直是“脫身之計”。

审判长完全被那种不可克服的苦痛和抑郁的心情所籠罩了。在审理另外几起案件时，他害怕向大厅看望，他想象老年的水上浮标看守人——是在愁眉不展，噘嘴生气。他发問时抓不住中心，說話的声音有气无力，勉勉强强地記住了一些数字和事实：因为他一次又一次地在盘算关于列日牌猎枪的案子。他在默想审完了案子、改正了差錯、揭发了厂主。可是当案件审理終結的时候，忽然发现两个案件——两起关于建筑权的訴訟——都被法院违法判决了。

法律！

1921年2月間，当叶利扎立耶夫来到法院的时候，国家还没有制定出第一批法律，沒有各种法典。审判員們是

运用革命良心和革命的法律意識的。关于法院的第1号法令，曾經准許各地方法院利用被推翻的政府的法律，但是“只能以未經革命所废除的同革命良心和革命的法律意識不相违背的为限。”

事实上并没有适用旧法，这是可以理解的。旧法院的房舍是用浮雕裝飾的，浮雕上刻有法神的形象，現时在法院房舍的阴森庄严的厅堂拱門之下，出現了普通的苏維埃人們、契列姆巴斯的煤矿工人、旧日曾受政治流放的地下工作人員、游击隊員、紅軍兵士，他們用人民的名义和为人民的利益按另一种方式来創造法院，因此不再采用旧法律就成为当然的了。

但是到1928年中期，到叶利扎立耶夫被任命为新西伯利亚市一个分区的人民审判員的时候，苏維埃的司法不仅是已經有了各种法典（这时有一部分是已經修改过的），而且也有了法典的注释。年輕的审判員积极地学习了法典，經常参加当时創立的法学小組，但是現在，在这起倒霉的“列日”猎枪訴訟案件以后，他特別强烈地感觉到他的知識的范围是多么狭小。

第二天，叶利扎立耶夫被邀請到州法院去了。

“院长亲自打来了电话，”女書記員同情地看着审判員报告說。“是这样的語气，是这样的語气……”

……听到叶利扎立耶夫被任命为人民审判員的消息，他的共青团的朋友們就象获得自己的共同胜利一样。有不少人表达了祝賀、願望和温暖的同情的問候……州法院的院长索瓦·斯捷普尼亚克曾經握紧他的手，高声預祝說：

“一切都好，尼古拉……闊步前进吧，老朋友！”

现在就是这样“前进了”……

叶利扎立耶夫前往州法院的时候，既不怕譴責，也不怕懲罰……他不是感觉恐惧，而是感觉慚愧、苦痛、懊丧。

他是了如指掌地晓得他的第一个案件的，到底还是失败了！是疏忽嗎？不，首先是輕率。而后来，在审理另外的案件时，是怎样呢？在这时他自恃自己旧有的知識，沒有反复閱讀法律。“噢，在这种建筑权里有什么奇怪的东西。”

他沒有准备好。所以沒有准备好，是沒有重新閱讀法律中某处的二十行，法院是两次說“不”来代替說“是”的。这就在两种場合都把不对的認為是对的。审判員的无知就变成裁判的不公了。

他想起了这样一件事情。

索瓦·斯捷普尼亚克有一次在电话上不知怎样地責罵了人民审判員密哈辽夫（他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自高自大的人），当时請他立刻到州法院来。

密哈辽夫气势汹汹地跑进了接待室，那时叶利扎立耶夫是担任主任書記員的工作，他还没有来得及开口說話，这位高个子挺直身軀的审判員已經来到了办公室的門外。

按照从办公室門內传出的声音来判断，办公室內正在进行热烈的討論。

不久，索瓦·斯捷普尼亚克来召請叶利扎立耶夫，并且吩咐把一个上訴的案件給他拿来。当主任書記員拿着卷宗进入院长办公室的时候，在办公室里形成了紧张的寂靜。密哈辽夫坐在靠近桌子的一张矮皮椅上，一支腿放在